

梦·醒

张怡微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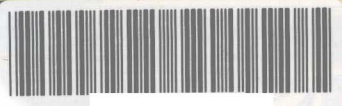
全国优秀出版社
NATIONALLY EXCELLEN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MENG XING

梦·醒

张怡微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醒 / 张怡微著.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448-0391-5

I. 梦…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114853 号

责任编辑: 曹 曼 封面设计: 郭树坤

版式设计: 张 钰 媒介主理: 常晓武

责任校对: 李佳庆 责任监印: 刘 笠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5240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网址: <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河北省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0 000册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萌芽书系”总序

赵长天

《萌芽》杂志创刊四十八年了，培养青年作家始终是这本杂志的宗旨之一。二十年前，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外延形象》就是作为“萌芽丛书”之一种，由萌芽编辑部编辑、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那是在哈华同志当主编的时候。后来曹阳继任主编，依然“曹随萧规”，继续编辑“萌芽丛书”。出书，是青年作者继发表单篇作品之后在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台阶，对青年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出版业进一步市场化，编辑出版“萌芽丛书”也就被迫中断了。

近年来，《萌芽》杂志终于走出低谷，重新恢复了在大中学生中的权威地位，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品牌。新作者只要在《萌芽》连续发表作品，或者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就会立刻崭露头角，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也会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为了让一些确有才华的年轻人更集中、更全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学成果，也为了让年轻的读者们读到更好的、他们喜欢的书，我们决定恢复过去的传统，为年轻作者编辑出书。

前两年我们已经陆续编辑出版了十几本书。从今年开始，我们加大了书籍编辑的力量，并将除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之外的书籍一并纳入“萌芽书系”。“萌芽书系”将大体包括

三种类型的图书：一是优秀作品的合集，包括《萌芽》精选本；二是作者个人作品集；三是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文学。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好中选优，兼容并蓄，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们会精心做好选题和编辑工作，并选择优秀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会珍惜自己的品牌。希望青年朋友们喜欢“萌芽书系”，也欢迎你们提出宝贵意见。

序

越流淌 越清澈

写这个小说，足足用了三年的时间。我无法言说之中的辛苦与无奈，仅仅是一千多日时间的流变，就足够令我痛惜无措。我常说上海是个让人没有安全感的城市，眼前的一切景致都比生命短暂。我恰又生于这个奔腾不息的年代，因而注视流逝，成为不得不直面的寻常。

我眼中的上海，我眼中的男孩女孩，其实并不如想象中的自由富有。我们都被冥冥中强大的力量所奴役，每个人都只世故于自己的人生，挣扎于自我的深渊，无处逃遁。我曾经信赖网络、沉迷音乐，却在越来越多的时候发现，这些华丽的东西并不能拯救我挣脱出命运。我仍然必须直面孤独、挑战，没有人可以帮我，即使他们都深爱我。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想写上海的家庭，上海的精细与深情。我想说的那些东西也许并不漂亮，但它们很真实。我曾因为之中的辛酸、隐忍而动容，所以坦诚作文，一次又一次仔细地找回了成长的悲喜与哀痛。

然而唯有时间是冷观的，三年中，我也有挣扎，有迷惘，轻

轻重影响了此篇小说的故事。直至我对于许多纷繁的感情日渐了悟，经历了漫长而疼痛的过程，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才日渐清晰和丰满起来。

由此我也越来越相信，写作的过程，即是自识的过程。

就像高处的激流，奔腾而下，曾夹带着疯狂、执迷与悲壮。但它终究将静静地流淌于山间，从高到低，从浑浊到清澈，蜿蜒曲折，殊途同归。之间曾亲历的诸多周折与伤痛都经不起深究，因为没有谁比谁更特别。

相信“梦醒”时，是人最为平静与清醒的时刻，一点寂寞交织一点美好，不带半点埋怨。最重要的是，我们曾如此真诚地度过、爱过、相信过，便已是最值得追忆的清澈的年轻。

希望它的真诚能够动人，那将是我无上欢喜的事。

张怡微

二〇〇七年九月



目 录

序 越流淌 越清澈 1

如果在静夜，一个旅人 1

在短暂的天堂 17

相逢绵密的思 31

不怕凉薄 不怕寒暄 43

注视流逝的寻常 59

曾如此年轻 却毫不知情 71

只为再见而相见 83

莞尔形单影只 99

谁知守约在途 115

如果在静夜，两个旅人 123

在成长中相视 139

年少有知 151

面向杳无穷尽的等待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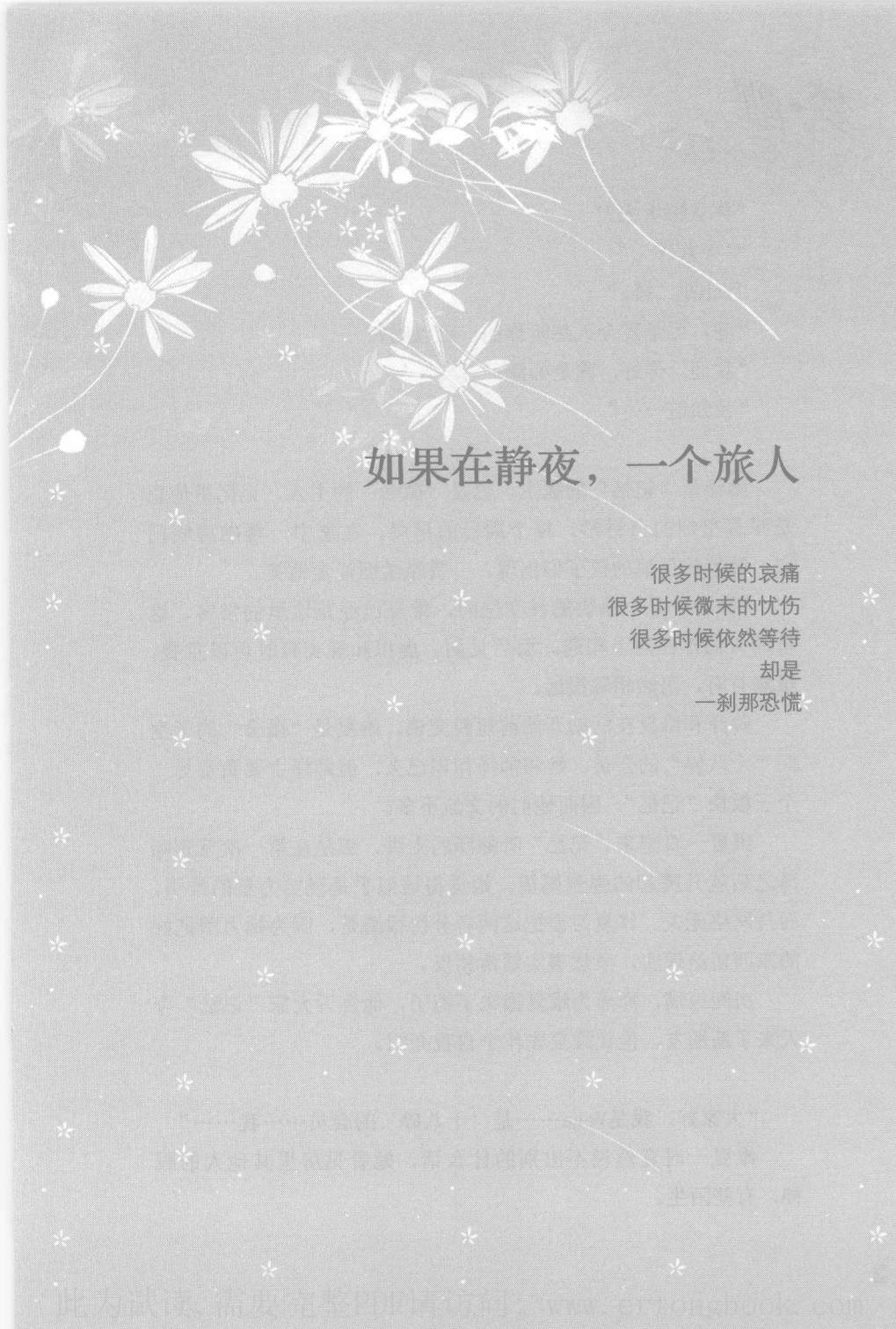
收藏瞬息的笑靥 177

只消这刹那潋滟 191

再不怕凉薄 不怕寒暄 203

整饬的他们 不曾如其人 217

如果在静夜，三个旅人 227



如果在静夜，一个旅人

很多时候的哀痛
很多时候微末的忧伤
很多时候依然等待
却是
一刹那恐慌

“你从哪里来？”

“‘十八碎’。”

“Van在二楼。”

“嗯，可是我今天想听你的，可以吗？”

“欢迎，你好，我是师泽。”

“我知道……”

师泽是“记忆”的版主，也是“微舍”的主人。记忆里他总是穿着空阔的白衬衫，每个周日的早晨，在家中一楼的房间门口，等着信任他的孩子们出现，一贯温柔而淡定地笑。

“微舍”是个愉快的社交空间，维夏已经是这里的常客。这里的人们都在网上相遇，而后见面。虚拟和现实有时可以重叠，虽然有时，仍然相隔很远。

师泽和维夏在活动开始前短暂交谈，维夏是“微舍”的子空间“十八碎”的会员。她和师泽相识已久，但师泽主要负责另一个子板块“记忆”，因而他们的交流不多。

维夏一直想来“记忆”听师泽的主讲，那是在第一次见到师泽之后就升腾起的强烈愿望。她觉得这似乎是现实力量的推引，而与网络无关。维夏习惯把这两者分得很清楚，因为她力图把好的东西留给现实，虽然事实常常相反。

房间很满，师泽为维夏搬来了椅子，他告诉大家“记忆”今天来了新朋友，他让维夏先作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Vega……是‘十八碎’的会员……我……”

维夏一时竟然说不出别的什么话，她看见房里其他人的眼神，有些陌生。

如果在静夜，一个旅人

这屋子里坐着满满的人，却并不显得拥挤。大家都抬起头来看她，眼光汇集的那一刻，维夏有些紧张。

“Vega……在‘十八碎’写过《距离》是吗？”

师泽的问话令维夏有些惊讶。

但她喜欢这样的惊讶，喜欢被关注，而后又在不经意间得知。

师泽此时已经坐好，他看着维夏，就仿佛看着她的过去。

“我的眼睛看湿了你的肩膀，你会用多久路过我的身旁……”

师泽回忆着维夏的文字，令房间的气氛渐渐柔和起来。维夏看着师泽的眼神，在她熟悉的文字中洋溢着灵犀，心中涌起一阵暖意。她浅浅笑着，就仿佛期待已久的梦想，正以一种安静、华丽的方式绽放。

“我被距离擦破了衣裳，你躲在多远的时间里疗伤……”

一个男孩接着师泽的回忆，他此时也注视着维夏。

“你好，我是季昉，我看过你的《距离》，我很喜欢。”

维夏很惊喜，除了师泽竟然还有人曾关注她。虽然那是有些灰尘的文字了，那些字的意义也已经不属于现在。它们只是曾经流过的泪，怀念过的事而已……却有人有心记得，这令她特别感

动。

“因为……我那时一直在想，人与人之间，是否无法超越距离……人世间是否真有那么多事是无论多努力都无法挽回的。比距离更冷淡的，究竟是时间，还是人心……”

Vega的到来开始了今天的主题，“微舍”每周的聚会都有着随性的主题，有时关于人生，有时关于艺术与信仰。

“你很执拗吧？”季昉温和地问。

“虽然……有时知道自己有错误，但我从来不后悔……因为后悔并没有用，这算偏执吗？”维夏微微抬起头，眉宇间掠过一丝微末的轻愁。

“很多女孩都偏执的吧，偏执的一个方面，就是当自己不认为自己偏执的时候坚决不承认，呵呵呵。”师泽笑了起来。

“我相信你不后悔，但我不信你从不计较，那些得失，或者隐痛。”季昉递了一杯茶给维夏，蔓延着维夏喜欢的香味。

维夏突然有些害怕这种陌生的了解，她在脑海中尽力搜索着自己曾在“十八碎”中所发的日志，她有些惶恐这种虚拟空间的了解会蔓延至现实，现实中她并不善于将自己的情感拿来分享。不过很快她就平静了下来，她尝试以一种新的心境来面对“微舍”，面对她一直信任和喜欢的人们。

维夏每个周末都会来“微舍”，这已经成为了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这栋红红的老房子坐落在上海最热闹的街区里，背靠马路，独享一番宁静。维夏第一次走进这个弄堂的时候，感觉世界似乎一下子静下来了。“微舍”是一幢连体的小别墅，被改

建成一栋居民小楼。它紧挨着一栋灰色房子，维夏后来知道那是传染病医院，是她父亲曾经待过的地方，一九八八年的那场瘟疫，使父亲患上了甲肝。父亲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终于痊愈，却丝毫没有惦记这份患难的情谊。他出院之后，义无反顾离开了这个家。之后就像是许多古老的故事一样，母亲和她从此背负起了沉重的命运。那些灰暗的记忆成为了维夏童年的主色调，许多人都指责维夏父亲的种种，许多人在刚开始的一段日子里川流不息地关怀起她的命运。那时母亲一个人带着她，凭借微薄的收入和一颗略带着恨的坚忍之心，许多不可想见的艰难苦楚在维夏所期待的未来中若隐若现。童年的日子谈不上坚强，维夏觉得，那时只是不知情。

那一年，维夏两岁。那年以后，维夏对于父亲的记忆，微乎其微。

维夏后来听说，父亲是和弄堂里的一个女人走了。维夏好像没有见过那个女人，她甚至记不清弄堂里任何一个女人的脸。她无心深究这一切，离开就离开了，没有人愿意成为别人舍得离开的人，但她也不可能凭空去爱一个她没有记忆的人。她从没有缠着母亲问父亲去了哪里，那只是在电影里才有的悲惨桥段。维夏很早就从母亲的眉宇间读出了某种不可追问的痛楚，母亲开着哗哗直流的自来水出神，盆里泡着她小小的衣服。而后泪水无声地滑过母亲的脸庞，她发狠地揉搓那些本禁不起用力的她的衣物，直至脸上溅满白沫，直至维夏小小的凉鞋上也洒满白花。

冰冰凉凉的，黏腻黏腻的。维夏长大以后从不穿凉鞋，大约就是因为曾经这赤裸裸的凉意让她害怕。

然而城市就是这样，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如此狭小。常常辗转大半个城市，仍然来到了与自己的过去紧密相关的地方。它

就这样完好地矗立着，仿佛从来不该被你错过。它见证了许多你的记忆与委屈，可一旦你要去申辩什么，它又突然冷漠了起来，仿佛事不关己。维夏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传染病医院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惊恐大过一切。之后冷静下来，讶异于自己竟然会对早已淡忘的父亲留有这么强烈的心悸。

“微舍”在网络上并没有确切的地址，只是在地图整合的色块和稀疏的路名中有个小小的标志。维夏在医院的灰墙上找到了这个标志，她无法忘怀那一刻的惊喜。

因为从虚拟走到现实，竟然这样流畅。

“微舍”每户人家都有又大又黑的铁门，显得肃穆，密不透风。又仿佛刻意隐藏了什么秘密，不想让人窥视。维夏抬起头看上方，虽然有些局促，但没有晾晒的衣物，这令她感到舒服。维夏小时候和母亲在临时搭建的屋檐下住，从长长的甬道里走出来，时不时会被二楼晾晒衣物的水滴砸到。抬头可以看见狭窄的衣杆缝隙中滚滚圆的太阳。膨胀，局促，焦躁。

屋檐的记忆对于维夏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不可否认的是，她也曾经特别快乐地在那个黑暗局促的空间里穿梭。她曾经用水浇灭许多人家的煤球炉，她也曾在跟着妈妈倒痰盂的途中逗逗路过的野猫野狗。然而，她没有办法遗忘幼时曾经憧憬过的卑微梦想与局促空间中曾经燃烧过的怨恨与伤害。

她更没有办法接受的是，那些看来纠缠不清的是非，竟会一夜之间被拆除。

我们舍弃不了快乐时光的遗迹，有时也舍弃不了一些伤痕的见证。老房子拆除后，维夏不止一次回来站在凹凸不平的砖瓦上。她只是这样死死地看着，想着这样空旷的平地，曾经挤兑着

多少人的挣扎与痛楚……许多人离开便不再回来，许多人家各奔东西，谁都不记得谁曾经抛下风凉的闲言碎语，谁曾经和谁争论过无谓的是非。那时站在风里偶尔还能闻到远处飘来的煤球味道，偶尔也能闻得到夏天如影随形的西瓜皮恶臭。维夏的记忆并没有倒塌，也没有人能够强行拆除。但越来越久以后，连她自己都开始怀疑，眼前的平地高楼看来如此理直气壮，是否真的践踏过曾经。

消逝无声无息，汹涌的人气会在瞬间湮灭。记忆若有这样的可能瞬间消逝，人类便不再会痛苦了吧。维夏这样猜想着，渐渐长大。原来的屋棚区面目全非，没有人惦记有个沉默的女孩曾为消逝哭泣，就连她自己都回忆不起曾经因为什么而痛心。

进入“微舍”的门之后就是改建过的厨房，黑黑的通道，地板咯吱咯吱响。维夏发现，门上的小小猫眼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看，是截然不同的境界。

就像，白天和黑夜。

里面的阴暗与外面的光鲜竟构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只是，明亮的地方并不一定温暖，黯淡有时才能深入人心。就像“微舍”的暖意与屋外的凛冽，一墙之隔，天壤分别。

维夏是那种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平淡的女孩之一。只有一些稀少的夜晚，一些潮湿的空气，能让她显露更为柔软与纤细的内心，对着键盘传递着心底深处的脆弱和惶恐。天亮起来的时候，许多渴望便只是游走，根本无法捕捉。

“当我们将心停泊在‘微舍’，那我们便是平等的。”维夏曾被这句话吸引，这仿佛能让她暂时放下手中紧握的人生，让她暂